



悬赏

□贾巴尔且(四川凉山)

阿拉是个能干的人,他和老伴儿白手起家,辛苦打拼赚下一个厂子,收入还不错。儿子娶了媳妇后,媳妇就成了大管家,把钱管得很紧,儿子连拿钱给父亲或自己买一包烟都要看她的脸色。

阿拉一直特别想到首都北京一游。他在家人面前说过多次,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,就是去北京看看,到长城走走,不到长城非好汉。

两年前,老伴儿去世,阿拉的身体也越来越差,想去北京旅游的事在阿拉心里更放不下了。去北京来回至少也得要万把块钱,如果跟儿媳妇说,她肯定不会拿那么多钱让他去游山玩水。

那天,阿拉一早起来,给儿子和儿媳妇打了招呼就出去了。阿拉这一去就杳无音信。

阿拉一直住在一个旅馆里,白天躲在房间里,晚上去公告栏看消息。第七天晚上,阿拉看见了儿子和儿媳妇贴的寻人启事,上面写着悬赏两万元寻找他,并留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。阿拉把寻人启事撕下来,揣在身上,回到旅馆。

阿拉把自己离家不归的事情说给旅馆老板听,老板同情阿拉,同意帮他领这笔两万元的赏钱,圆他的一个梦。

旅馆老板打电话给阿拉的儿媳妇。晚上,儿子和儿媳妇把两万元钱拿给了旅馆老板,把阿拉接走了。

阿拉穿起平时他最爱穿的那套衣服,背起小书包,跟儿媳妇打招呼,说他要到北京旅游了。

“爹,您从哪儿来的那么多钱?”

阿拉说,我可没有拿你们一分钱,这钱是我自己领赏得的。

采采芣苢

□王东梅(河北高碑店)

那一年,我和峰高考结束,回村里等录取通知。

午后,我们去河洼地里乘凉。远远的河汉里,孩子们在戏水。揪下一片车前草,掰开叶子的根部,露出一条条绿色的叶脉,我小心地把它一条条抽出来,贴在峰的脑门上、耳朵上、胳膊上……

阵阵笑声在河洼地里飘荡。

峰轻吟一首诗:采采芣苢(fú yǐ,车前草)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捋之。

和着峰的吟诵声,我撩起裙角,宛若《诗经》里捉襟采摘的女子。阳光轻柔地吻过我的身体,曼妙的年华如鱼般游过一片葱茏之地。峰的目光在阳光下迷离。

远处的河汉里好像有些骚动。

光影踟蹰依旧,峰已踏破叶片上斑驳的影,冲向河汉。

河汉里,一声声呼救起落。

阳光下,峰的背影像一只翻飞的蝴蝶,一点点消逝在粼粼波光之中。

傍晚,河水静悄悄地淌过。风吹过,扬起青春的长发,我听见葱茏之地传来吟诵声: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……”

那是峰,踏着河水远去。

水草

□远山(澳大利亚)

陪着折腾到半夜,第二天醒来时,我躺在水草的病床边。

“你一定听说了关于我的很多个版本的故事吧?”洗胃后刚刚清醒过来的水草居然说话清晰、悦耳。

“你是不是想在我身上寻找写作素材?看在你救了我的分上,我就不收钱了,但你得把脖子上这块玉作为酬劳给我,我才告诉你一些事,我从不做赔本生意。”

水草缓缓地说完这句话就转过了身子。

我狠狠地扯下玉,摔到她的枕边,大步走出了病房,似乎有轰然倒塌的重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水草不会知道,那一刻,她的话是一把刀子。

天晴了,书境弄的格子窗一扇接一扇地打开,只有13号的窗户紧闭着。

我在屋里没日没夜地写着,水草在我的笔下是巫婆是妖精是荡妇是……

等我捧着厚厚的一沓稿纸疲惫地走在青石板路上时,已经是半个月后了。

从东往西,我恍惚又看到那个丁香一样、撑着油纸伞袅袅婷婷走来的女子。

“小伙子,你进来一下。”在弄堂的最西边,澡堂旁边,从一间门上写着“阿贵算命”的旧房子里传来叫声,我狐疑地走了进去,三个瞎了眼的老头并排坐着,旁边有个纸盒子。

“小伙子,等你很久了,这是草儿走的时候留下的,让我们交给你。”

纸盒子里是我的那块玉和一株枯萎了的水草。

关于水草的最真实的版本是:她是个孤儿,在澡堂里给男人搓背,赚一点点钱,一直救济这三个瞎了眼的老头……

走出“阿贵算命”店,一张张稿纸像一只只被雨水打湿的蝴蝶匍匐在青石板路上。

十年后,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水草的描述,它是许多水生动物的栖身地和庇护所,也是许多动物——比如蜗牛、水鸭等的食物。

有一种水草,名叫睡莲,早上花瓣紧闭,中午花儿盛开,晚上又收拢花瓣,让人们感到一种生命的喜悦,成为永不衰败的象征。

二十多年前,我在小城租了一间上百年的老房子,全木结构的,开门就是两尺宽的青石板路。

雨天,青石板路总会响起高跟鞋有节奏的回声,远远地,水草举着一把油纸伞,袅袅婷婷地走来。

幽深的小弄堂顿时变得鲜活,弄堂两旁包子、馄饨店里那些男人的吆喝声也变得柔和了。

当然,这只是我的感觉。事实上,当水草婀娜地踏在青石板路上时,书境弄的两排窗户总会飘出一些女人刻薄的声音。

“死鬼,看什么看,把窗户关上。”

“澡堂太脏,不准再去。”脚步声渐行渐远,小弄堂又归于平静。

这时候,弄堂南边的一个木格子窗肯定是开着的,伸出的半个脑袋也不管雨丝打湿了头发、眉毛,专注地目送那曼妙的身影渐渐消失。

那么美的一幅江南画,为什么会遭人非议呢?

当时的我非常颓废,连续两次落榜,一心做着作家梦,想在这间百年老房里写出一部惊世之作。

七月的小城阴雨绵绵,弄得整个书境弄湿漉漉的,我喜欢在青石板路上徘徊,那长长的弄堂看上去很整齐,只有13号的两扇窗在风雨中一开一合,像在诉说着什么。

整个秋季,我迷上了水草。

我刻意制造过很多次跟她相遇的机会。

一次,我捧着一大堆书故意跟她撞了个满怀,我的书全掉到了青石板路上,她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,尽管这样,激动和欣喜还是让我幸福了许久。她在油纸伞倾斜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她的眸子亮晶晶的,里面似有金子发光,唇色闪烁,似绽开了一朵鲜花。

有天深夜,我被一阵急促的木板撞击声惊醒,我确定声音是从我房间左侧的木板墙那边传过来的。奇怪,没听说那房子里住着人呀。

从后窗跳出去就可以进入隔壁发出求救声的房子,如冥冥中的召唤,我用力撞开了木板门。

水草蜷缩在墙边,昏暗的小台灯映着她的红睡袍,发出幽幽的光。

“我不是自杀,是食物中毒,快救我……”

小小说超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